

第1章

黑夜中，熊熊燃燒的火焰照亮了四周，火堆旁有不少穿著繡銀色花紋的黑色衣裳的男女正在跪拜，女子身上還穿戴著不少厚重的銀飾，而在這些人的後方，有不少人吹奏著笛子、拍打著小鼓，接著咚咚咚的大鼓聲響加入輕緩詭異的節奏中，其中一名跪拜的女子站了起來，她黑紗覆面，銀流蘇垂落在黑紗前，身姿輕柔地在火堆前起舞。

她的手一揮，長袖劃過夜空，黑色衣裳上的銀絲閃閃發亮，腳跟一轉，清脆的鈴聲跟著響起，配合著大鼓的聲音，不停地旋轉身體，她舉起雙手快速地轉動腳步，猛烈的火勢彷彿隨之起舞般忽大忽小，在最後一聲大鼓聲落下時，女子旋身一轉，又跪回火堆的前方，所有樂聲同時停止。

四周頓時一片寂靜，所有人三下叩首後站起身，迅速消失在黑夜之中。

等大部分的人都離開了，負責跳神舞的女子才緩緩地伸手輕輕一揮，也不知道是湊巧還是怎麼的，火焰突然竄高了不少，凝滯的空氣中有股微風吹拂而來，吹動了她面紗上的流蘇。

七十多歲的大祭司阿賀達拄著拐杖慢慢地走到她身邊，他身後還跟著兩名四十多歲的男子。

「黎真，娘娘是否有降下什麼旨意？」

黎真透過黑紗看著阿賀達，「進屋再說吧。」方跳完劇烈的神舞，她全身都是汗。四人在黑夜的山中行走，不一會兒走進一個村落，村落裡也是一片安靜，他們直直地走到最深處的一間竹屋，竹屋四周並不像村落其他的房子緊湊密集的蓋在一起，只有望出去才能看到遠遠地有幾間屋子錯落。

「阿姊。」竹屋裡的黎婷已經聽到他們的腳步聲，先一步打開大門。

黎真伸手制止她想脫口而出的話，快速帶著長老阿賀達幾人一起進屋，竹屋裡瀰漫著若有似無的藥香，黎真直接走進房間裡換衣服，黎婷則負責幫幾人倒茶。

三位長老等了一會兒之後，黎真才慢吞吞地從內室的方向走出來，跟方才一樣，仍是一套黑衣，黑布上面用銀線繡著特殊的花紋，不一樣的只有她將臉上的面紗給取下來了。

「黎真，這次祈願娘娘可有下達旨意？」等了好一會兒，阿賀達有些迫不及待地問。

黎真點點頭，「大祭司，我該離開了。」

阿賀達先是一愣，接著臉色變得似是有些悲傷又有些氣憤，「好、好、好，娘娘總算沒有拋棄我們九黎的子民，這幾百年的懲罰，也是夠了。」想起部落裡那些人，他的心情就難掩沉重。

「離開前，我會讓他們將嚴希送來，讓黎婷負責治療他，大祭司，這裡一切就交給你了。」黎真一雙澈灑生波的眼睛直盯著阿賀達。

阿賀達點點頭，想說什麼卻又將話給吞了回去，嘆了口氣後，最後只道：「妳自己一切小心。」這是他們九黎等了許久的一線生機，不為別人，就為那些有九黎血脈的孩子搏一把。

氣氛有些沉悶，阿賀達等三人也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，只能先行離去。

待屋裡只剩下黎家兩姊妹的時候，黎婷才問道：「姊姊，妳一定要離開嗎？」她的眼底閃爍著不安。

黎真看著妹妹柔美的臉龐，輕嘆口氣，「婷婷，這是我的天命，幾百年的宿命就應在我身上，為了九黎那些冤死的人，我必定要離開，去做我應該做的事。」

黎婷咬著下唇，「我知道，我只是害怕……」

黎真伸手輕輕撫過妹妹的頭，「別想太多了，去睡吧，夜深了。」

將妹妹哄去睡了以後，黎真坐到竹窗前的椅子上，看著天空那一輪高掛的明月，月光照亮了黑暗，她看向遠處錯落的房子，輕輕地閉上眼睛，腦海中有幾個畫面快速地閃過，讓她一陣暈眩，好一會兒之後她才睜開眼，露出一抹神祕的笑。她等待的人……終於出現了。

黎真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自己是與眾不同的，她常常可以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東西，有時候在睡夢中也可以預見三、四天後或很久以後會發生的事。

最明顯的是，她常常可以看見那些飄散在霧氣中的人，還有那些已經離去的人，或許可以說……不是人？

那時候她還小，被自己這樣特殊的能力嚇得半死，總是縮在被子裡害怕得直發抖，但她什麼也不敢說，是過了一段時間，阿爹跟阿娘發現她不對勁，在阿娘的細細誘哄之下，她才說出這些事情，然後一切都變了。

她是九黎部落中黎家的子孫之一，自從發現她的能力之後，她就不僅僅是黎家阿真，而是大巫女黎真了，之後在大祭司跟長老的教導下，她了解了很多事情，也明白了九黎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部落。

九黎，傳說女媧與蚩尤都是出自這個部落，他們是神族之後，擁有不凡的神力與力量，只不過那也只是傳說神話，她並不是很相信。

有那麼一點點相信的原因，當然是來自九黎的大祭司和長老他們的教導，這麼多年下來，她早就弄清了自己身上的力量——可與鬼神溝通，甚至是預見未來。

她還能隱隱約約地感受到自己身上有一種莫名的力量，很偶然很偶然間，她能驅使那股力量為她做事，這件事她從沒跟任何人提起過，就連最親近的妹妹也不知道。

今天拜月祈願，其實也只是一個幌子而已，一個讓她能離開這裡的藉口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她就知道自己會離開九黎去找一個男人。

一個在夢中已經見過千百次的男人。

黎真想起了那個人，掩不住從心底漫出來的笑容，一向端著的面上，笑容又擴大了幾分。

在今夜拜月的時候，她很明顯的感應到了預兆，但那是一種很隱約的感覺，難以言喻，簡單來說，就是到了她該離去的時候了，去尋找那個可以解除九黎詛咒的男人。

大漠孤煙直，長河落日圓，這話形容的是西北大漠的風光，但西北其實並不光是只有一片黃沙，還有許多綠意盎然的綠洲和一大片的草原，雖然相似，但氣候與北疆還是有許多差別，物資也比北疆要豐饒許多，一向是商旅喜愛去的地方。上一任的關王在前些年已經卸下了軍職，將西北完全交給現任的關王司徒易掌管。

司徒易雷厲風行，將已有腐敗之象的西北軍大肆整頓了一番，並順著當今天子的旨意，大力發展西北的商業之路，讓西北更加繁榮，與北疆共同撐起西北、北疆的這一條繁華商路。

也因為來到這裡的商隊什麼人都有，所以城裡街上的人種混雜，可以看到金髮碧眼的外族人，也能見到一身黑色皮膚的崑崙奴，還有許許多多不同打扮的人。在這些人裡面，要混進一個來自九黎的黎真並不困難。黎真坐在馬車上，伸手輕輕掀開馬車的布簾，看著外面的景色，眼波閃動了一下。

「大閨女，妳找到落腳的地方沒？要不要老婆子幫妳找找？」一起坐在馬車裡的一個老婦人熱心地詢問。

「找著了，謝謝大娘。」黎真目前的裝扮跟她在九黎的時候差了許多，在九黎她因為大巫女的身份，平常穿的不是黑色就是白色長袍，上面都繡著大朵大朵的繁複花紋和圖紋，現在的她則穿著一件簡單的青色胡袍，前額也被厚厚一層頭髮給蓋住了，只是臉上皮膚白皙得很，怎麼看都是一位嬌嬌的小娘子。

黎真自小生長在九黎部落，從沒有出過遠門，但那不代表她是個笨蛋，要遠行她當然是跟大祭司打聽好了出行該注意的事情，包括了遮去她太過顯眼的美貌。

她離開九黎後，直接到了最近的城鎮，搭上鎮上鑣局的馬車，有時候鑣局押送貨物到西北時，會順道再拉一個空馬車，就是讓去西北的人順道搭乘，算是送貨順便拉人賺點小錢。

九黎部落扎根在深山，物資豐厚，只是天然屏障太多，普通人難以進入，但對於九黎的人來說，那座大山就跟他們自己的家一樣，想取些什麼都可以，加上那些中原人的心計，九黎後山的藥材都賣出了很高的價錢，所以九黎的族民手邊都存有著銀子。

而且……她明亮的雙眸閃爍了一下，看到這位看似慈眉善目的老婦人周身環繞著一層濃厚的黑氣，也不知道做了多少虧心事，這種人怎麼可以相信？

馬車轆轤到了鑣局在同威的分點，鑣局的人催促了一下，馬車車廂裡的人陸陸續續地下車。

黎真撫平裙襬上的皺摺，正邁開腳步往她的目標走時，那位大娘又走了過來，拉住她的手。

「姑娘，老婆子瞧妳一個人的，要不先跟我到家裡去喝杯熱水吧？」

一般人看到老婦人蒼老的臉龐上掛著溫和的笑，只會覺得她是個善良熱心的好人，但黎真看到了她的「真相」，此時又感覺到她的手在自己白嫩的手臂上輕輕搓揉，就像在驗什麼貨物一樣，她冷冷地瞥她一眼，用力將自己的手收回來。

「不用了，我要去找人。」還沒見到人之前，她不欲惹事。

然而對方卻不想放過她。「欸，別跟大娘客氣，就去喝杯熱水唄。」老婦人不死心地又拽住她的袖子。

好久沒碰上這麼好的貨色了，要能領了回去，肯定又是一大筆進帳。

黎真回頭冷冷地看著她，嘴角微微一勾，慢慢貼近婦人的耳旁輕輕地道：「妳會不會常常覺得手腳冰冷？那是因為……有很多人日夜扯著妳的手腳呢……」

老婦人猛地打了個哆嗦，拽著她袖子的手也跟著一鬆，眼睛睜得又大又圓地瞅著她，也不知道是錯覺還是怎樣，聽完這些話之後，老婦人感覺到一股涼意從腳底竄到頭頂，渾身冒起了雞皮疙瘩。

黎真連多看她一眼都懶，黑氣密布，這個人也活不了多久了。

從沒有下過山的她一路在街上打聽著方向，一雙眼睛好奇的左看右看——足足可以容納六輛馬車經過的乾淨街道鋪著石板，規劃整齊，四周人聲鼎沸，街道兩旁擺著各式各樣的小攤子，熱鬧的說話聲不絕於耳。

坐了大半天的車，她又累又餓，聞著從街邊攤販那兒飄來的香味，她摸摸肚子，挑了一家最順眼的鋪子走進去。

鋪子裡坐了不少人，她順著小二的指引坐到一張空桌前，熱心的店小二瞧她一個姑娘家的，也沒給她介紹啥大菜，就是能填飽肚子的兩盤菜跟一盤包子。

黎真今年也只是個十幾歲的姑娘，即便平常表現沉穩，但對於街上的一切怎麼可能不好奇，坐在食鋪裡聽著周圍各種不同的語言，她的心情益發雀躍。

吃飽喝足之後，她起身走到櫃臺去結帳，順道問道：「掌櫃借問一下，你知道關王府怎麼走嗎？」

掌櫃正要把找的銅板遞給她，聽她這麼一問，抬起頭看她一眼，「關王府在西邊，還有一大段路呢，妳往城西的方向走，到那兒再問問比較妥當。」他伸手指了個方向。

「好的，謝謝掌櫃。」拿回了銅板收妥，抓緊了包袱，黎真往他指的方向而去。一路邊走邊看並不容易感到疲累，只是光從食鋪走到城西就足足走了快一個時辰，等她又問了人，到了關王府所在的街道，已經是一個時辰之後的事了。

揉揉發痠的雙腿，黎真休息了一下才往那門禁森嚴的大門走去，快到的時候卻猶豫了。

如果她告訴守衛她是來找關王的，守衛會放她進去嗎？

在她猶豫的時間裡，旁邊已經有人湊上去了。

「站住！什麼人？」

一對年輕的女子從黎真身邊經過直往大門而去，還沒靠近大門就被守衛大聲喝斥。

那對女子長得就是北方人的身段，高挑健美，皮膚偏向麥色，兩人被喝斥也沒什麼害怕的神色，反而是嬌笑一聲。

「這位官爺，我們姊妹倆想求見王爺。」兩人之中比較年長的那一位開口說道，她眼尾一挑，語氣有些曖昧。

守門的府兵表情都有些不耐煩，為首的那個還皺起了眉頭，「妳們是何人？有什

麼資格求見王爺，快走！別在此地無理取鬧。」

自從王爺行冠禮後，每個月總有些姑娘會求上門來要見王爺，不過全都是癡心妄想，以為有美貌就能天下無敵嗎？真受不了這些女人。

那對女子愣了下，年長的那位很有自信地挺了下胸脯，「我們姊妹倆仰慕王爺已久，在北地頗有名氣，眾人稱我們為『北方雙美』，你們懂意思嗎？」

也不知道大美是哪來的自信，說完還很自得地撥了撥頭髮，跟小美兩人臉上都寫著「你們男人應該懂意思」的表情。

幾個府兵對看一眼，然後放聲大笑。

「哈哈哈哈！」府兵侍衛長笑完抹去眼角的淚，「什麼玩意？北方雙美？臉怎麼這麼大？妳們以為關王府是什麼隨隨便便的人都能進來的嗎？快走快走！趁我們還好聲好氣的時候識相點滾遠些！」真是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別多。

北方雙美被這麼一取笑，臉色變得不太好，一直不吭聲的小美不滿地上前一步，「哼，我們是來見王爺的，快去通報！」她懶得跟這些兵痞說話，以後她要是得寵了，一定會給這些人好看！

侍衛長用右手小指掏掏耳朵，「關王是妳說想見就能見的嗎？那我們王爺一天到晚得見多少人去了？快走吧。」他也懶得跟這些女人多計較。

只是他想算了，人家可不肯，雙美賴在大門口僵持著，就是不肯走。

吵著吵著，這些府兵也煩了，侍衛長臉色一沉，「人話聽不懂是不？那就別怪我了，都給我拿下！」

「是！」幾個府兵動作迅速地上前，沒兩下就把北方雙美給抓了起來。

「你們想幹麼？！救命啊！」大美跟小美這下怕了。

侍衛長邪惡一笑，「怕了？剛才說人話不聽，現在不用聽了，都給我送去衙門蹲幾天，就說擾亂王府。」他大手一揮，手下兩個府兵就押著雙美走了。

雙美一邊被拖著走一邊求饒，但那些府兵都當做沒聽見，還嘻嘻哈哈地說兩人是這個月以來第三批被送到衙門去的人云云。

在一旁的黎真將這一幕盡收眼底，她慶幸地拍拍胸口，還好她沒有衝動的直接上前說要見關王，要不然下場就要同那雙美一樣了。

可是現在她要怎麼辦？

思索了好一會兒，她還是想不出什麼好理由，又擔心在這兒待得太久會引起那些府兵的注意，只好先到街上晃一晃再說。

凜冽的寒風將軍營帳外的旗幟吹得颯颯作響，主帳中，司徒易正在跟軍師趙稽與副將蘇邦商討軍情。

「王爺，京中發生了爆炸，北疆的韃子蠢蠢欲動，咱們這兒也是，莫不是韃子給混進關來了？」蘇邦有些不滿地看著地圖上那些紅色的旗幟，全是韃子駐兵的地方。

「這些年韃子混進來的還少嗎？」趙稽瞥他一眼，搖搖頭。

自從兩邊開了互市，不知道有多少韃子奸細混進來，只是他們也有不少人混進去，這些都是彼此心知肚明的事，看破不說破而已。

「京城事不如想像中簡單，一切等皇上的指示再談。話說回來，最近城裡似乎也不太平穩。」司徒易早收到皇上的密旨，只是不方便說出來。

趙稽搖搖手中的羽扇，「似乎是從小平州開始，好似不知道哪一族的女人被拐子拐走了，正喳喳呼呼地四處找人呢。」

「這些拐子也猖狂了些，那些土人一向把女子看得很重，把人給拐走了，這是打算鬧事了嗎？」提到拐子，蘇邦的臉色變得很難看。

司徒易的表情也沉了下來，「西北一向百族混居，女子在族中的地位並不低於男人，若是再鬧下去，只怕又會引起中原與土人的紛爭。」

提到這兒，三個人臉色都不是很好，想起了十來年前的舊事，當時也是有一批中原人專門拐土人族裡的姑娘，後來越來越猖獗，引起了這些部族的憤怒，掀起了民亂，死了不少的中原人，而那些拐子被逮住後更是沒一個能落得好死的下場，直到老關王出兵鎮壓，這事兒才漸漸平息下來。

經歷那一場亂事，西北元氣大傷，所以此後只要出現拐子拐人等事，當地的縣令就會緊張地上呈，就怕舊事重演。

「知道是哪一族的女人嗎？」司徒易問。

「好似小平州一帶的部族都有人失蹤。」趙稽也不是很肯定，現在只是收到消息而已。

司徒易的思緒快速一轉，吩咐道：「這些人不可能無緣無故消失無蹤，在三州的隘口布兵，發出公文讓各縣追查，凡有可疑人物，寧可錯殺不可放過。」這些人拐走少女也是為了銷往內陸，西北等地因為人種混居血脈混雜，女子五官大多與中原女子差異頗大，多是身材姣好、容貌明豔，很好認出來。

「是！」趙稽與蘇邦同聲應道。

「過些日子又到慰靈祭了。」趙稽想起這件事，開口道。

慰靈祭是邊疆特有的祭典，那是為了奠祭那些在西北戰場上犧牲的士兵，每到此時，各州就會有大批的人潮湧入同威城，就是為了參加慰靈祭。

「人多口雜，距離慰靈祭還有一段時日，趁這之前將那些老鼠都翻出來。」司徒易的語氣透出一絲殺意。

「是。」蘇邦跟趙稽對看一眼，都想著看來那些老鼠已經忘記了老虎的威猛，這些年王爺沒下狠手，就以為老虎沒了牙是嗎？要知道，老虎就算在打盹兒，牠仍舊是老虎啊！

第2章

黎真在街上晃了兩圈，打聽到消息，原來關王不在同威城裡，他在半個多月前就出城去邊關巡防了。

她想了想，決定先到城裡找間客棧住下來再說。

「姑娘。」黎真付了住宿的錢，正要跟小二到客房去時，被掌櫃喊住了。

她回過頭，疑惑地看著掌櫃，「怎了？」

掌櫃打量了一下遮住容貌的她，「姑娘，這些日子咱們西北這裡丟了不少黃花閨女，妳要是上街就小心點，別一個人到人少的地方。」

一瞬間，黎真腦海中閃過在馬車上看到的那位大娘，會是她嗎？不過她仍堆起有禮的微笑，點點頭，「我知道了，多謝掌櫃的。」

掌櫃的擺擺手，「不用謝，姑娘慢走。」他眼角一瞟，店小二馬上熱情地引著黎真往後院的客房去了。

因為掌櫃的提醒，黎真雖然對這座城很好奇，她也沒多在大街上晃，多半都是在客棧前面的飯堂裡坐著聽聽街道上的消息，耐心地等待著。

終於在第四天的時候，她聽到了她想要聽的消息——

「欸，我方才在城外見到王爺他們一行人了，都快一個月了，王爺終於回城了。」飯堂裡幾個剛從城外回來的大漢閒聊著。

黎真捧著茶杯的手一頓，豎著耳朵仔細聽著。

「王爺可真辛苦，咱們這西北能有現在這景象，真是多虧了王爺。」漢子們提到關王都是一副敬佩的口氣。

「說的也是，方才在西門見到王爺入城，現下應該也要到王府了吧？」

黎真聽到這裡，再也忍不住心裡的渴望，她放下茶杯，拎起裙襬快速地往關王府的方向而去。

遠遠的，她就能看到一道沖天的紅光，那紅光就算是在白日也十分耀眼。

她拎著裙襬的手心微微出了汗，是他嗎？是她夢中所見的那個人嗎？

她的心不受控制的加速跳著，雙手不由得握緊了些，她按捺不住自己欣喜的脚步，飛快往關王府的大門而去。

從遠到近，黎真一邊抬頭看著，那紅光離她越來越近，顏色也越來越深。

也許是她幸運，當她衝到大門口的時候，那抹紅光的主人正從馬背上落地，挺拔的身姿如大樹般矗立著，一身輕甲，四周圍繞著許多人。

關王司徒易！

就像一幅黑白山水畫突然出現在她眼前一樣，左右都是一片扭曲，那個人恍若破開了層層的迷霧，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，麥色的肌膚，雕刻般深邃的五官，眉眼間是一抹冷厲，有稜有角的臉龐，就跟她夢中的一模一樣。

司徒易將手中的韁繩遞給蘇邦，突然間感覺到一股視線，回頭望去。

街道上空無一人。

「王爺？」蘇邦也順著他的視線瞄去，除了自家的府兵跟家將之外，沒有什麼特別的。

「進去吧。」司徒易沒有放在心上，邁步離開。

不遠處的轉角，黎真蹲坐在地上，正拍撫著急劇起伏的胸膛，幸好她方才躲得快，要不然就要被發現了，漸漸的，她的心緒和緩了下來，確認附近沒再有什麼聲音後，她才站起身，走了出去。

王府的大門已經闔上，司徒易也早就進了府。

她有些怔愣地看著大門好一會兒後才回過神來，捏緊了一雙小手，慢慢地在街道

上走著。

他真的跟夢中一樣，那就表示，他真的是拯救他們九黎的命定之人嗎？

不知道有什麼辦法可以接觸到關王，如果她現在撲上去說她是為了關王而來，關王是可以拯救他們一族的人，這樣行嗎？

怎麼可能行！

黎真用腳趾想也知道，她要是真這麼說了，大概會被當成瘋婆子，上次的雙美只是被當成想進府的膚淺女人就被捉去關了，如果她這樣說，恐怕情況只會更糟。聽說中原人很信鬼神，還是她要裝神弄鬼？可是想到了關王的模樣，她便把這主意給扔了，她覺得他不像是會信這些的人，所以她大概又會被當成是瘋婆子吧。她左思右想就是想不出什麼好主意，不過既然關王已經回來了，她決定找個地方安頓下來再說，總不好一直住在客棧裡，那樣容易引人懷疑，再說了，她還要小心族裡江長老派出來的人追到這裡來。

走出了西街的範圍後，街道上的人就多了，黎真隨意打聽了一下，找到南街附近一個牙人所，她簡單的跟牙人說了想要租賃一個小院子，不到一刻鐘的時間，就有牙人領著她去看房子了。

黎真身上有錢，也不願意委屈自己，退了客棧之後，挑了一個中等價位的小院子，就在南街裡頭，四周都是像她一樣短期租賃的住戶，環境雖然雜亂了些，但都是些普通的平頭百姓，不像北街是一些混混地痞聚集的地方。

黎真租的小院子就簡單的一個主間帶一個左廂房，小小的一個院子跟水井，裡面什麼家具都有，不用她另外再置辦，只是棉被什麼的還是得要她自己去買幾套新的。

換了大門的銅鎖以後，她又自己上街去買些生活用品，她決定先到布莊買被子跟幾件成衣，要不包袱裡就兩套換洗衣裳太少了。

「大娘，這太破費了，妳帶我出來就是恩情了，怎麼好意思讓大娘再買衣服給我。」剛進布莊的一個小娘子不好意思地對著身邊的大娘說道。

「欸，這算不得什麼，要出來做事也得乾淨俐落點給人瞧瞧，妳這丫頭雖然長得好，但是衣裳還是得整齊點才成。」薛大娘拍拍她的手，溫柔地安撫道。

小花感動得抓緊薛大娘的手，「大娘，妳人真是好，以後我肯定報答妳。」

她抓得有點用力，薛大娘的臉皮抽了下，不著痕跡地拉開她的手，隨意拿起一件黎真挑起來放在一旁櫃上的衣服，塞到她手裡。「小花啊，妳先去試試衣服成不成，趕緊的，咱們還有不少事要做。」她指著一旁布莊裡給人試套衣服的小間。小花也沒注意到她的舉動，接過了衣裳，「好，大娘妳等會兒。」

布莊的夥計本來也沒多注意她們倆，只是負責招待黎真，黎真一進門就挑了五、六件成衣，這些成衣便宜的一件也得五百文，算是大戶了，沒想到剛進門的一對客人二話不說就把人家的衣服給搜走了，讓他傻了眼。

「這……」夥計愣了下，趕忙就要追上去把衣服拿回來。

黎真拉住了他。「算了。」反正她只是隨手挑的，這布莊成衣不少，再另外挑一件就是了，而且她方才沒注意，現在才看到那個大娘就是跟她一起坐車進城、不

懷好意的那一位。

她的目光不由得在她們身上多停留了一會兒，又想起幾天前客棧掌櫃跟她說的事情，也不知道跟這位大娘是不是真的有關，她僅僅能看出這個大娘不是好人，多的，以她現在的身分什麼也做不到，想到這裡，她在心裡暗暗嘆了口氣。

黎真最後挑了兩件深藍色的短襖和兩件深紅色的曲裾長衣，再加上現成縫好的被褥還有被子這些東西，她一個人也抱不動，幸好這間布莊還能幫忙送貨。

小花在黎真付錢時正好出來了，她換上那件淡綠色的短襖裙，但因為皮膚偏黑，穿淡綠色的衣裳有些不搭，但幸好她年輕，長相也算清秀，勉強過得去。

「大娘，我真能穿這麼好的衣裳嗎？」小花伸手輕輕在衣服上摸過，那柔順的布料是她在山上從沒見過的，就連她的手摸過時，都害怕衣裳被她掌心上的粗繭子給磨破了。

「這算什麼，以後大娘給妳介紹個好去處，銀子賺得多，什麼樣的衣服穿不上？」薛大娘很滿意，幫她理了理衣襟，目光仔細在小花清秀的臉蛋上多滑了兩圈，嘴角咧得高高的。

付了錢正要離開的黎真腳步一頓，回頭一看，那個小花一看就知道是山村中的姑娘，至於那位大娘，身邊的氣還是那麼的黑濁，她猶豫了下，指間動了動，還是轉頭先一步離開。

「姑娘，妳放心，待會兒掌櫃的回來，妳的貨我馬上送去。」布莊夥計笑咪咪地送黎真到門口。

「麻煩你了。」黎真點點頭，離開布莊。

接下來她又買了不少東西後，才提著大包小包回到自己租賃的院子。

她正要把大門關上的時候，好巧不巧，又看到薛大娘領著那個叫小花的姑娘轉進這條小巷裡，她把門輕輕地闔上後，身子貼著門板不動。

「小花啊，妳這手太粗了點，別擔心，大娘這些日子幫妳養養，到時候給妳找個好主家，去當個丫鬟都比在山裡刨土好。」薛大娘的聲音由遠而近傳了過來。

「大娘，謝謝妳，妳對我真是太好了，以後我要是賺了錢，肯定孝敬您老人家。」小花的聲音充滿感激。

兩人一路走一路說，沒一會兒，黎真就聽到這條巷子底傳來開門的聲音，然後兩人的腳步聲都消失了。

黎真這才又打開門看了看，巷子底有一間比較大的院子，這麼巧，一天之內就讓她碰到了兩次，還住在她附近？

抿抿嘴，黎真長嘆口氣，回頭把門給鎖好了，走回屋裡，一切等她安頓下來再說吧。

一片黑白的景象，卻有光芒忽明忽暗閃爍著，一張年輕的臉龐沾滿了鮮血，正撕心裂肺的放聲哭喊——

「嚇！」黎真滿頭大汗的從睡夢中驚醒過來，她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喘著氣，眼珠

子快速地顫動著，久久她才從恐怖的夢境中抽身。

她慢慢地下了床給自己倒了杯水喝，冰冷的水滑過喉嚨，終於安撫了她紊亂的心，想到夢中的那張臉，她不由得怔愣了下。

雖然夢境中一片混亂，但如果她沒有看錯的話，那個滿頭鮮血的女子好像就是她今天看到的小花。

她已經好久沒有作過這麼恐怖的夢了，是預兆嗎？

她放下茶杯，坐到椅子上，她看得出來那個薛大娘不是什麼好人，但她能跟小花說嗎？說了人家信不信是一回事，她能不能全身而退也是個難題。

她的身分是大巫女，是負責侍奉鬼神之人，對於這些鬼神之事，因為她親身經歷過，所以她一直很相信，而她在同一天碰見了那個小花姑娘兩次，夢中又夢到了她，那就代表了兩人有緣，她理當為這位小花姑娘避過一劫。

可是要怎麼避？

黎真煩惱地把頭髮撥過來又抓過去，她到底該怎麼辦啊？

趙稽抱著不少卷宗走進書房，正巧看到府兵的護衛長走出來，兩人互相點個頭後，護衛長就先離開了。

「王爺，這些是那些姑娘失蹤案的卷子。」將懷裡一疊卷宗放到桌上，甩了甩手，趙稽走到一旁自個兒倒水喝，「司未過來幹麼？」司未正是護衛長的名字。

「說前兩天有個姑娘想找我。這些卷子你瞧過了嗎？覺得如何？」司徒易沒將司未說的事情放在心上，現在最要緊的是找到那些失蹤的人。

「瞧過了，這些失蹤的姑娘，在山裡或族裡多半是容貌出色之人，出事的前後，似乎都有人牙子到過村裡。」

「人牙子？」司徒易搖搖頭，「這不算什麼。」

西北雖商道繁榮，但那些山谷裡的村落，因為路途不便，所以還是很困苦的，常有人牙子到山裡去收那些貧苦的孩子，有良心一點的，就推著人簽了活契送進富人的府中當個小丫鬟，狠心點的，就賣到那些煙花之地去賺皮肉錢，這情況自古以來就斷絕不了，官府也無法可管，只能睜隻眼閉隻眼讓這些人別太過分而已，簡單來說，人牙子出沒山村買賣幼童、女子是很頻繁也正常的事情。

「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這裡，但說也奇怪，雖然這些村子都有人牙子去，但每個人牙子都是不同的。」趙稽本來懷疑人牙子私底下物色了貌美的村姑拐了人，但去的人牙子都不同實在很奇怪。

「都不同……把人牙子找來問問，得快。」他今天出城去巡視，回來時發現城裡多了很多罕見部落或山村的人，怕是那些失蹤的家屬找到這裡來了。

這些人的想法也沒錯，此地是商隊匯集之所，繁華與買賣的方式都不是小集市能比的，要銷點髒貨在這裡是最快的。

「是。」趙稽實在很想抓抓頭，這些人牙子都沒固定的據點，想找人得費功夫了。接著他又說道：「王爺，白苗族的商隊今早進城了，據消息說，苗族商隊一路行

來時，其中一個白苗長老的女兒也失蹤了。」趙稽希望那些人拐子別那麼不識相，連苗女也敢隨便拐走，那些苗人可不是好惹的。

司徒易一聽，眉頭就皺得死緊，苗族一向都住在華南一帶，他們最出名的就是蠱術，讓人防不勝防，萬一人拐子真在城裡，就怕傷及無辜。

「隘口跟縣衙都已經下令嚴查，再讓人最近多注意街上，那些人牙子若真有鬼，不是躲到山窩就是府城，讓人貼出告示，若有人得知消息就有賞銀，還有，派人仔細盯著那些苗人，有什麼消息立即通報。」

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嗎？」趙稽懷疑那些人牙子有那麼聰明嗎？要是真躲在這兒，不就擺明了等人來抓他們嗎？

「永遠不要小看人心，要當好人並不一定要聰明，但要當壞人，卻一定得聰明。」司徒易說道。

趙稽摸摸光滑的下巴，「那蘇邦算好人了。」那傢伙有時候笨得跟豬似的。

司徒易淡淡一笑，「你還真卯足了勁兒趁他不在時說他壞話。北疆有消息嗎？」

「俞將軍傳來消息，韃子已有異動，邊疆似有人挑起韃子打草穀的舊習，不知道是哪一方的人馬。」俞將軍是北疆李王的下屬，西北一直與北疆保持著聯繫，畢竟戰線長、疆域廣闊，兩邊戰區又有交疊之處，這些一直是趙稽負責的部分。

司徒易放下手中的毛筆看向他，稍有猶疑後問道：「你……有聽過嚴密此人嗎？」

趙稽訝異地點點頭，「當然聽過，嚴密可是前朝的開國軍師，可以說前齊能夠這麼順利平定天下，多虧了他的幫助，就連軍中的軍師一職，也是因為他而來，只是嚴密後來也成了逆賊，有人說是前齊開國皇帝是飛鳥盡、良弓藏，又有人說是嚴密犯下了不可原諒的錯。」只是這些都是傳聞，又年代太久，誰是誰非也說不清了。

「最近京城頗不安穩，翰林彭大學士獻上了前齊皇帝齊磊的起居注和手稿，裡面似乎提到了前齊的寶藏。」司徒易嘴角一撇。凡是有亂臣賊子或沒落皇族想要起什麼壞主意，第一個就是拿寶藏開刀！

世上哪有這麼多寶藏？可笑。

趙稽眨眨眼，「寶藏？前齊的寶藏？那不是瞎話嗎，民間百姓說說也就算了，怎麼可能會有這東西。」

傳言，前齊開國皇帝齊磊在入主中原之後，搜刮了一大筆金銀財寶藏在某個地方……少開玩笑了，齊磊開國時窮到快被鬼抓走，這不管是野史還是正史上都有記錄的。

「嚴密一脈的後人似乎又開始活絡了起來，京城出現了震天手雷。」司徒易說道。震天手雷是軍中特有的武器，都是制式製造的，他這些日子已經密囑了軍需官盤點手雷等庫存。

「什麼？但嚴密一脈不是被逐出中原了嗎？」都已經消失了幾百年的人，為什麼會挑現在回到中原？

不！不對！有傳言說，當初嚴密被趕出關外，西北與北疆，不就是關外嗎！

他想到的事，司徒易當然也早就想到了，甚至他知道的比趙稽多太多，他與李王

都能夠肯定，關外韃子的動作，肯定跟嚴密後人有關，只是這些人藏得太深了，查不出他們到底躲在哪裡。

而且他們還得等待皇上的密令，據說已有人可以破解出齊磊手稿上的密文，翻譯出來就能知道手稿上到底都寫了些什麼，為什麼會引得嚴密後人非要爭奪。

難不成真有寶藏？但司徒易不管怎麼想都覺得不可能，司徒家其實是前齊的舊臣，一直負責鎮守西北，他們家也有一些描寫齊磊的書籍，上面的的確確寫明了前齊開國初期民生有多困苦，根本就不可能有大批的寶藏。

「靜心等待，他們都已經出手了，露出尾巴的時候也不遠了。」司徒易相信這些人早晚會露出馬腳。

「現下還是把心思先放在失蹤案上。」邊疆長久以來都如此，要打仗也不是這一時半刻的事，先安穩民心才是當務之急。

「是。」

Crescent